

· 評 劇 ·



女教師

沈瑞齡 王 青 張雲慶 作

東北人民出版社

81

150

內 容 提 要

十九歲的姑娘李青蘭，中學畢業後，即立定為教育事業服務的志向，為祖國培養第二代，做一個人民教師。

當她來到甜河灣村以後，受到某些落後分子的輕視和打擊，工作上起了許多波折。但她是具有堅強毅力的；又在黨的培養和幫助下，終於克服了困難，把學校辦好，爭得了羣衆的愛戴，並被評為模範教師。

此劇經東北區第一屆戲劇、音樂、舞蹈觀摩演出大會推薦出版。

時間：一九五一年夏——一九五二年夏。

地點：甜河灣村。

人物：李青蘭——女：十九歲。女教師。（簡稱李）

李母——女，四十六歲。青蘭的母親。（簡稱母）

盧振——男，五十八歲。互助組的飼馬員。（簡稱盧）

劉村長——男，四十二歲。（簡稱劉）

孫組長——男，三十四歲。互助組長。（簡稱孫）

苗二嬸——女，三十八歲。農婦。（簡稱苗）

于大扯——男，三十歲。落後農民。（簡稱于）

吳二愣——男，三十五歲。農民。（簡稱吳）

鐵牛——男，十四歲。失學兒童，于大扯老婆的外甥。（簡稱鐵）

長江——男，十三歲。小學生，盧振的孫子。（簡稱長）

寶生——男，十三歲。小學生，苗二嬸的兒子。（簡稱寶）

玉環——女，十四歲。小學生。（簡稱玉）

小琴——女，十三歲。小學生，吳二愣的女兒。（簡稱琴）

農民甲——男，二十八歲。（簡稱甲）

農甲妻——女，二十七歲。（簡稱妻）

第一場

時間：一九五一年夏鋤期間。

地點：甜河灣村磨石山附近。

人物：李青蘭、盧振、鐵牛。

（幕啓：李背着行李隨盧上。）

李：盧大爺還有多遠啦？

盧：這回可離不遠啦，過了前邊那座山就到了。

李：（唱）白雲朵朵飄滿天，

盧：（唱）穿過田野來到高山。

李：（唱）青蘭我心急嫌路遠，

盧：（加白）李老師！這回過了嶺啊，

（唱）就看見了甜河灣。（行絃）

李：盧大爺，那咱倆緊走幾步吧！

盧：青年人幹啥都是火性子，想到個新地方恨不能插個翅膀飛去。就怕是新新兩天半就待膩啦。

李：盧大爺，我心裏可早有打算。

盧：啥打算哪？

李：我要在這個小山溝待一輩子。

盧：那可不見起呀！

李：盧大爺你慢慢看吧。

盧：那好哇！咱們走吧。

李：走吧。

（唱）遠遠望見一座山，

盧：（唱）過山就到甜河灣。

李：（唱）幾年的心願今天得實現，

盧：（唱）甜河灣接來女教員；

李：（唱）恨不得立刻見着孩子們的面，

盧：（唱）就怕她年輕性急待不長遠；

李：（唱）爲教好學生不怕千難和萬苦，

盧：（唱）她真能好好教誰還不喜歡。

李：（唱）在路上盧大爺對我講過學校，

盧：（唱）李老師把她身世告訴了咱；

李：（唱）一棵棵嫩苗我定要培養好，

盧：（唱）就怕她和老蕭一樣我白費心田。

（鎖）

李老師，這回要上山啦，行李給我稍稍吧。

李：不用，我稍稍的動啊！

盧：咱爺倆初次見面，你還摸不透我的性體，我說稍稍就非稍稍不可。

李：你老也沒摸透我的性體，我要是稍稍起來，非稍稍到底不可。

盧：想不到你也有個倔脾氣，這一道我就算沒撈過你。好吧，就讓你稍稍吧！咱們還是走呵。

李：走吧。

盧：（唱）綠草地，青石岩，

爺倆上了磨石山。

站在山頭往下看，

（加白）李老師你看，那一片大莊田，就是咱們的甜河灣。

李：（唱）青蘭看見甜河灣，

說不出心裏有多麼喜歡！

田地一片接一片，

條條的炊煙上青天；

東北一條平川路，

甜河水穿過村莊奔東南；

一條河水分兩岸，（流）

盧：李老師你看，河東是苗家屯，河西是甜河灣。

（唱）咱們的學校緊靠河邊。（鎖）

李老師，咱們到那個石礅子上歇歇腿吧。

李：好吧！

（二人各自選好位置坐好。）

李：盧大爺，從區上到這來回二十多里路，還讓你老跑一趟。

盧：那管啥，當不了消化消化食；若不是夏鋤忙，劉村長還要套車接你去呢。（掏出煙

袋和煙荷包）依我看，過些日子把你媽也接來吧。（邊說邊裝煙。）

李：等以後再說吧。

（盧裝好了煙，沒找着火柴，就不想抽了。）

李：（望見）盧大爺，我這有火。（掏出火柴。）

盧：你也會抽煙嗎？

李：不會。

盧：那你帶火幹啥？

李：我尋思下鄉現買不方便，順便帶幾盒。

盧：想的可真周到哇。

（李過去把火划着給盧點煙。）

盧：（抽着煙）李老師，你看咱們這小山溝怎麼樣？

李：是個好地方，盧大爺。

盧：有眼光，看的對。（忽然想起）可是蕭老師就沒看中這個地方。

李：哪個蕭老師？

盧：從解放後，算你，我接兩回教員啦。在你來以頭派來過一個蕭老師。

李：蕭老師教的咋樣？怎麼走了呢？

盧：提起這話來呀，

（唱）蕭老師剛來半月多，
他東看不順眼，西看也不合格；

對待學生沒好氣兒，
見凡人不願把話說。

李：那是咋回事呀？

盧：（唱）他嫌學校門窗破，

又嫌學生不聽說；

三天打魚兩天曬網，

（加白）老鄉們要求他寫個字呀，他又怕麻煩又嫌囉嗦。（鎖）

他慫慫屈屈地幹了四個來月，後來一跳八丈高，說啥也不教啦。區裏教育他多少次呀！

李：他呢？

盧：他呀，他說當孩子王沒啥出息，又說咱們甜河灣沒啥發展，扔下學生，他就走啦。

李：你老說咱們甜河灣有沒有發展哪？

盧：這話真可分啥節骨眼說。解放前淨給人家幹，累個一春到八夏，還是吃不上穿不上，一上冬大人孩子凍得像紅蟲似的。那喀活的可真沒個勁氣！

李：那末如今呢？

盧：（磕了磕煙袋，站起來，精神百倍地）如今還說啥呀，李老師！

（唱）老漢我風裏雨裏幾十年，

甜河灣一草一木我都喜歡。

汗珠兒濕透了地下土，

我一鍬一鎬開過這座磨石山。

這山上住過游擊隊，

寫的是受苦人兒早把身翻。

水往哪流我知道，

咱往哪走我了然；

毛主席給咱山溝送來了福，

苦河灣變成了甜河灣。

咱這裏山是寶山地是寶地，

只要是組織起來就有走進社會主義

那一天。

別看我鬍子白了我還不服老，

我要進集體農莊幹它幾年。

如今我互助組裏把馬轡，

李：將來呢？

盧：（唱）那時候我要給拖拉機去把油漆。

李：（唱）（激動地）盧大爺說的話正對我的心，

別把我當做外鄉人。

甜河灣學校我決心辦好，

我要把孩子們教育成人。

盧：那敢情好啦。咱們國家發展得太快了，越

往後越等人手使喚，若是把孩子教育好

啦……

（幕後喊聲：「盧大爺，你幹啥去啦？」）
盧：我從區上回來，接老師去啦。

（幕後聲：「你等一會，我給你點東西。」）
李：這是誰呀？

盧：是鐵牛，跟我孫子長江是般對般的，也是個沒爹沒媽的孩子。他還趕不上我們長江呢，長江好歹還有我這麼個爺爺。

李：他住在哪兒呀？

盧：住在他姨家。

李：他念書沒有？

盧：蕭老師嫌他淘氣，給開除啦。因為這個事我跟老蕭鬧了個半紅臉。

（鐵拿着鞭子跑上。）

鐵：（從兜裏掏出一大把歐粒兒）給你，盧大爺。

盧：（接過）好哇，大平頂水紅歐粒兒。給你，李老師，嚐嚐我們寶山上的寶貨。

李：（接過）真好哇！

鐵：女老師，咱們小山溝這玩藝有的是，你要愛吃，我給你摘去。

盧：看你鞋後跟又磨破了，下晚送我那去，我再給你縫縫。

鐵：下晚的吧。（回頭一看）花腰子，你要吃莊稼，看我揍你不！（甩鞭子跑下。）

盧：鐵牛是個好孩子啊！

李：現在讓他念書不行嗎？

盧：哪知道啊，上回聽他姨父的口氣兒，怕是不能讓他念啦！

李：他姨父是誰？

盧：于大扯，全村出名的于大扯。誰要是叫他抓住個話柄，就到處扯起來，沒頭。

李：（自語）于大扯。

盧：咱們下山哪！

李：好吧。

（盧給李捎好行李。）

李：（唱）盧大爺待人心腸熱，

蘆：（唱）李老師是個好姑娘。

李：（唱）不怕千難和萬苦，

蘆：（唱）看樣子準比老蕭強。（兩人下）。

（落二幕）

（二幕前：苗二嬌手拿飯筐，水壺從上場門上。于大扯拖着鋤頭從下場門上。）

苗：（唱）我給地裏人去送飯，

于：（唱）二壠地一頭晌還沒劃完。

苗：（唱）遠望互助組人忙生產，

于：（唱）我幹它半天歇半天。（鎖）

苗二嫂，你來的正是時候，快給我喝口水。

（苗遞壺，于喝水。）

苗：我說于大扯呀，人家都忙着幹活，你在地頭上晃盪個啥勁呀？

于：嘿，幹了半天啦，我還不得歇一會？

苗：就知道歇着！夏天多幹點，省着上冬沒着

沒落的。人家都參加互助組啦，就是你偏要單幹！

于：不參加互助組開個自在，願意幹就幹點，不願意幹我就歇一會。

（寶跑上。）

寶：媽媽，我捉個大花鞋。

苗：不是癩蛤蟆呀？

寶：不是，你看。

苗：看你整的這身上，活像泥猴！（給寶拍打灰土。）

于：寶生子，從打蕭老師走後，一天除了抓蛤蟆就是追兔子玩，可到是不錯啊！

寶：去個蛋的吧，于大扯！

苗：你怎麼沒大沒小的呢？越長越「回棧」！

于：小孩嘛，都是這樣。

苗：念兩天半書，在家一待都就飯吃啦，一天沒時八遍地跟他操心！

于：慢慢就好啦。

苗：于大扯呀，聽說長江他爺爺又到區上接老師去啦。

于：可不是咋的，這才淨扯淡，走了個孫悟空，還不得來個猴娃！

苗：你就瞧不起人家教書先生。

于：可那有啥呀，黑板上畫圓圈兒，三間房子他當官兒，我老子都不屑的幹！

苗：洩底子怕老鄉親，你別吹啦，你那兩下子還能瞞過我！

實：媽媽你看，盧大爺領着個女工作的，都穿過那條小毛道啦。

苗：（望了一會）還是個女老師？

于：喂呀，楊宗保沒破了天門陣，又來了一個穆桂英！

（盧和李上。）

盧：實生子，給你們接來一個女老師。

李：大爺，吃飯啦？

苗：吃過啦。

（李想和于說話，于急將頭扭過去。）
苗：你從哪來呀？

李：從城裏來。

盧：這回咱小山溝又多添了一口人。往後再嘮吧，先到學校去看看。

李：大爺，再見吧。

苗：好吧，聞着串門去。

李：呵！

（盧、李走下。）

于：哈哈，就沒理我這個棧兒，這是跟我有成見哪！

（孫跑上。）

孫：二嫂，地裏人渴的嗓子直冒煙，你咋還不去呢？

苗：哎！我就……（哈腰欲拿飯筐和水壺。）

實：媽，我送去。（拿起水壺飛跑下。）

苗：要不，我早到啦，跟新來的老師嘮了嘮咯。

孫：呵，老師接來啦！我光顧跑啦，也沒問問。

苗：他孫大叔，你看她一個姑娘家家的，能教好哇？

孫：二嫂，你還是封建腦瓜呀！姑娘咋就教不好？男女不是一樣嗎？

于：這話着哇，不許瞧不起女同志！依我看哪……

苗：準能教好？

于：更够噲！

苗：你一點正形也沒有！

于：（唱）不是我老于瞧不起她，

她一個黃毛丫頭能教個啥！

老蕭的道行大不大？

（加白）都鞋底子抹油啦！

她若能教好學生我于字搬家。

孫：又扯起來啦。

于：（唱）不是顯白我的學問大，

等哪天我好好考考她；

不提那前三百年和後五百載，

考她個字兒她就得抓瞎。

孫：全村就你這一棵高草，誰能比你！

苗：（懷疑地）他孫大叔，她真能教好嗎？我這心裏也是二糊糊的。

孫：二嫂，別聽他的，咱們不能因為老蕭沒教好，來個老師就信不着。再說老蕭也不是

教不好，他是成心不願意在咱這山溝裏待，誰能都像他那樣呵！該送學生，還是送呵。

于：對對，別聽我的，咱這是哪說哪了，揭過去這篇，還是回家吃飯要緊。（下。）

孫：二嫂，咱們快走把！（與苗同下。）

（落幕）

第二場

時間：第一場的後二十天。

地點：學校門前。

人物：李青蘭，長江，于大扯，實生，玉環，

鐵牛，苗二嬌，小琴，吳二楞。

（幕啓：幕後傳來孩子們的嘈雜聲，長

喊：「老師，快來吧，他們又打起來啦！」李慌忙走上。）

李：（唱）來到學校二十多天，

從早到晚不得閒；

頑皮的兒童真不少，

一天勸架也勸不完。

（長跑上。）

長：老師，實生子又跟人家打起來啦！

李：長江，走，咱倆快去看看。（與長下。）

（于拖鋤頭上。）

于：（唱）六月三伏天氣熱，

累的我滿頭大汗就算治不得，

從前我小飯館裏把活做，

不出大力就有吃又有喝，

如今地裏活可真累死了我，

實在懶得幹這份莊稼活，

來在樹下我坐一坐，

誰管他忙閒我歇會再說。（鎖）

（擦汗，將睡，被蚊子咬醒，轟蚊子時，一眼望見學校，念校牌子）甜河灣村小學

校，淨扯淡！攔哪又接個黃毛丫頭來，她

能教個子午卯酉！動員鐵牛上學，還跟我

叭叭一套，說啥，讓孩子幹活就悞念書，

真是站着說話不嫌腰疼！念書你供飯哪？

老蕭那兩下子怎麼樣，我都不賓服；別

說你呀！教吧，早晚還不得跟老蕭一

樣！

（實曠着嘴上。）

實：（嘟嘟囔囔地）當老師的就偏向，光他媽

說我！

于：實生子，怎麼樣大學生，你們女老師教的

咋樣？（實不語，往實臉上掃了一下）喂

呀！喇叭匠的腮幫子又鼓起來啦！（湊到近前）來，大叔看看。

寶：那一邊去，于大扯！

于：幹啥還提名道姓的！上學啦還沒學好，你們老師咋教的？你們老師呢？

寶：在那呢，（一指）你有法想去！

于：（向校裏看）（唱）只見她又翻又跳嘻嘻

哈哈，

哪個老師樣倒像女娃娃，

大天白日不上課，

領着學生瞎翻騰。

寶：現在是遊戲時間嘛！

于：好，你們遊吧！（仍坐在樹下乘涼。）

（玉拍着皮球上。）

寶：玉環，咱倆拍呀！我讓你老頭。

玉：不嘛！（自己拍起來。）

于：（有意挑撥地）哎呀，那個小孩家裏外頭都沒有緣兒！

寶：（問玉）你算不算？

玉：就不算！

寶：（一把搶過）你不算！

于：哎呀，可了不得啦！老苗家大學生動搶的啦！玉環管他要，要不給就招呼老師。

玉：你給不給？

寶：我就不給！（得意地拍起來。）

玉：老師呀！

寶：我叫你喊！（把皮球扔到遠處。）

玉：大壞包！小死寶生子！你咋把人家皮球扔泥坑裏呢？

寶：我就扔啦！

玉：你給我揀回來去！

寶：我就不揀！

于：這是何苦的！挺熱的天，想睡點覺，攪的你也睡不着！好吧，讓給你們打吧，打吧，「鏘勁」打！（邊說邊下。）

五：大壞包，你咋那麼壞呢！

寶：你再罵？

五：罵你啦，大壞包！

（寶過來追打。）

五：老師！老師！

（幕後鞭子聲響，鐵牛上。）

鐵：寶生子，你咋欺負人呢？

寶：你管不着！不知道害臊，讓蕭老師都開除啦，恬臉又上學校顯白啥！

鐵：你就別說別的，痛快把皮球揀回來！

寶：就不揀！

鐵：你揀不揀？（舉起拳頭。）

寶：（畏懼地）于大叔，你們鐵牛打人啦！

鐵：你喊！（扔了鞭子，拉住寶的胳膊。）

（于走回。）

寶：哎呀媽呀，你他媽的……

于：還不撒開，把人家胳膊摔壞了。你這個窮

小子淨給我惹禍，上山放牲口去！

鐵：（拾起鞭子）窮咋的！我沒白吃開飯！

（于欲奔打，李、長上，于閃在一

旁。）

李：又怎麼啦？

五：寶生子把人家皮球扔泥坑裏啦！

寶：老師，鐵牛打人你就不管嗎？

鐵：你告狀能咋的！我鐵牛不跟女老師幹架，她借給我小人書看過。你別尋思我怕她。

（下。）

于：（說風涼話）長江，怎麼這學校一天淨打架呀！

寶：（向後望去）鐵牛，你有尿小子回來！

（幕後鐵牛聲：「我沒那麼大工夫。」）

寶：看你也是不敢回來嘛！

李：（溫和地）苗寶生，到底是怎麼回事？你

在那邊剛打完，怎麼又上這邊來打呢？

寶：你就算訂上我啦！鐵牛打人你咋不管？

李：你爲啥把玉環皮球扔泥坑了呢？

實：他罵我嘛！

李：他爲什麼罵你？

實：那我不知道！

李：（稍急躁）你這個學生咋這樣呢！

實：我那樣？

李：放學了，快回家吧！

實：我不的嘛！

長：玉環，我給你揀球去。（揀回，交給玉環。）

于：還真有給圓場的呢！

實：（向長）用你獻哪份熱！

李：你扔了皮球，還不准人家揀，都是小朋友

嘛，要團結。

實：團結？我管誰借小刀誰都不願意借！

長：誰讓你往書桌上划道？

實：我就划啦！不用你幫虎吃食！

（苗上。）

于：苗二嫂來啦。

李：苗二嫂來啦。

苗：我們實生子又跟誰打起來啦？

于：跟玉環嘖！

實：（跑到苗面前）媽！他們大夥欺負我，

老師還幫助他們。

苗：我說李老師，孩子淘氣你就只管打，我可

不是護孩子的人哪。

李：打孩子是不行的，得慢慢地說服教

育。

苗：說服啥呀？那麼哼唧哈哈的，都說皮啦，

往後更不好管啦。

（琴跑上。）

琴：老師，仿影我都發啦，就剩他們幾個的

啦。

李：（接過仿影）同學們，仿影發給大家，可

不要弄埋汰了。（給實、長、玉、琴等發

仿影。）

長：玉環！走，咱們回家。（同玉下。）

苗：走吧，回家吧。

于：大學生，等一等，我看老師打的咋樣？

（曠嘴看仿影。）

李：（向琴）看你鉗又開啦！我給你鉗上。

（繫鉗。）

于：（悄聲地）這字寫的……嘿！（忽然）

哎，李老師，我看唱本有個字不認識，

總想找你，又怕就誤你上課。

李：什麼字呀？

于：嗯！……

（幕後吳聲：「小琴在這沒有？」）吳

上。）

吳：（向琴）放學啦，你咋還不回家？

于：二愣啊，啥事呀？吵吵叭火的！

吳：家裏一個人頂兩個人忙；她放學不回家，

總願意在學校躲清淨。走，走，走！

走！

李：家裏活忙呵？

吳：誰不說呀！

苗：這忙剗忙踫的，誰還開得下！

吳：是呀！可是你們都在這幹啥呢？

于：我有字不認識，想請問一下李老師。

吳：你不是有兩下子嗎？啥字還把你「賁」住啦？

于：自打幹莊稼活以後，字筆都扔下啦。哎！

可是沒有紙筆，這咋辦哪！

實：我這有石板，石筆，（掏出）給你。

于：大學生你真幫忙啊！（寫完以後）李老

師，就是這個字。

李：（接過，自語）食字旁加個各字（想一

會）我不認識。

于：不認識，李老師呀！

李：我去查一查字典。

于：不用麻煩啦，不用麻煩啦！

李：沒關係！（急下。）

于：怎麼樣，你們看見了吧，就這樣還能當

于：怎麼樣，你們看見了吧，就這樣還能當

老師！

(唱) 守着大師傳學會下廚房，

跟這樣老師念書淨喝迷糊湯！

那一天我說的話不知你忘沒忘？

我老子多嚙不帶放空槍。

苗：說你胖你還喘起來了呢！

于：別看老子好「扯大攔」，可是望風撲影沒

有的事，我不能瞎冒炮。你們就看看這兩

筆字，(指仿影)真趕不上以前我們飯館

先生那兩下子。

吳：可你寫的那是個啥字？

于：眼目前的字，眼目前的字。咳，回來啦！

(李拿字典邊走邊查。)

李：字典上沒有這個字。

于：老師！你別費心啦，我告訴你吧，那是大

碗餡餡的餡字。

苗：可倒是個眼目前的字。

吳：這個字可不出奇呀！

于：誰說不是呢！

(唱) 于大扯，笑哈哈，

當初我小飯館裏賣過餡餡；

眼目前的字還認不下，

(加白) 苗二嫂，這樣還能教好學生，我

還是那句話，

我于字搬家。(拖鋤頭下。)

吳：(向琴)你還念個啥勁！還不給我回家，

你媽做飯還沒人抱孩子呢！(拖琴下。)

苗：(向寶)你呀，也回家幫我幹點活，念這

份「藏經」，讓人家都笑掉大牙啦！

寶：不念更好！(向李)我還不給你念了呢！

(苗、寶下。)

(李呆呆地望着衆人，心裏千頭萬緒，手

足無措。)

(落幕)